



## 性命最後的幾秒鐘

可能真濟人有過跋(puah)落水底的經驗，尤其是對我這種自細漢袂曉泗水的因仔來講，每一擺落水就親像咧(leh)拚(piann)生死仝(kāng)款。水面下跤是另外一個世界，是一個無重量、無空氣、無時間的空間，所有的聲音佇(tī)遐(hia)若親像攏無存在，但是一點點仔振(tín)動的聲音煞(suah)閣變甲非常具體。佇水內面是一種真平靜的感覺，雖然我從來袂曉泗水，毋過我是真俗(kah)意耍水。每一年熱天，我攏會招朋友做伙到厝附近的公立游泳池去浸水，幻想家已是佇宇宙之間漂浮。一直到彼(hit)一年的熱天，因為一點仔小小的意外，予(hōo)我對自然俗人生有無仝款的體驗，嘛(mā)真長一段時間毋捌閣泗水。

彼年是二〇〇七的熱天，大概是八月底啦！阮四個朋友相招去花蓮旅行，按算用五工的時間走遍花蓮台東。阮走的路線真長，佇花蓮市租車出發，第一工先經過光復鄉，暗時參加太巴壟(Tapalong)部落的豐年祭；這是阿美族上大的一个部落，有真濟外地遊客來參加。當地的原住民太太非常熱心共阮介紹阿美族的舞蹈俗文化，原本掠準家己對台灣俗原住民的文化已經有部分的了解，但是原來咱所知影的，只不過是咱所認為的爾爾。

繼(suà)落來的路線是經過瑞穗、富里、池上、三仙台，閣走濱海公路轉去花蓮。頭前幾工攏過甲真平順嘛真歡喜，毋過代誌往往毋是照咱所計畫的發展，恐怖的代誌就佇旅行的第四工發生looh！

前一工阮蹠(tuà)佇台東三仙台邊仔的民宿，這一工是計畫去秀姑巒溪泛舟。想著欲泛舟雖然內心是真歡喜，但是嘛淡薄仔驚驚，較早聽過真濟泛舟的傳聞，有人講安全，嘛有人講危險，家己總是有一種不安的感覺。毋過東部炎熱的天氣予人頭楞(gōng)，阮已經予日頭曝三工矣，會當落水當然嘛袂閣想傷濟。

秀姑巒溪的出海口是長虹橋，離三仙台有兩點鐘機車的車程。阮欲佇透早七點半進前趕到長虹橋，會有專車佇遐接阮。所以這一工透早天猶未光，差不多五點半的時陣，大家綴慢慢升起來的日頭出發。相信大部分的人攏看過日頭落山落佇海面的畫面，但是毋捌看過日頭對(ui)海面浮起來。阮佇濱海公路那騎那看大海，日頭出來的時陣海面會變成金色的，毋但(nā)是海面，山、道路、路邊的花草攏總變成金黃色。人慢慢仔行出來相借問，有的倚(khiā)踎路邊向(ng)大海做運動。路裡送瓦斯的車真大聲咧放原住民歌曲，毋知是咧(leh)歡喜啥，可能是欲叫部落的鄉親起床。駛車的人擲(tsih)兩聲喇叭，俗騎車的阮相借問。若是欲問我上帝送予人類一塊純淨的土地佇佗位，我想就是這個所在啦！彼個時陣我感覺家己親像是經過上帝祝福的土地。

七點半阮準時到長虹橋跤，泛舟公司用箱仔車行溪邊的山路，共阮載到泛舟的起點——瑞穗。泛舟公司其實較親像是倉庫，所有的遊客到位會先佇遐換衫。因為泛舟時間真長，一般攞會建議逐家穿長手襖(ńg)，較袂曝傷。閣來就是穿救生衣佻頭套，逐个人愛先提一枝槳。較特別是一般咱穿的鞋仔，其實無適合佇水底行，所以公司邊仔會賣溯(sò)溪鞋，一雙一百箍niâ，大部分的人攞會買，公司嘛是欲小小仔趁一條。裝備穿好了後逐家愛先看一段教學影片，閣共逐家分組。阮四个人佻另外兩對互相無熟似的情侶故(kap)做一船，最後閣複習一遍所有的重點，等一切準備好就準備欲落水。

我坐佇船的上頭前，雖然逐家是第一遍合作，但是真緊就揣著方法控制，慢慢仔就超過其他的船。泛舟的公司其實有三、四間，所以出發的時水面攞是船，不時會相拚(lòng)一下。船倚(uá)做伙的時陣，逐家就會用所有可能的工具共對方的船仔潑水，交戰中間不時就有船槳甚至是船員落(lak)落(lòh)水，閣愛拜託附近的船共阮救轉來，規个狀況非常趣味。

嘛袂記得是划幾點鐘了後，逐家要甲有一點仔瘡(siān)的時陣，阮來到過程中水流上急的一段。頂禮拜因為風颳拄(tú)過，水位加足懸，水流的速度嘛比平常時較緊。船入去了後，聽著附近的救生員大喝一聲：「出代誌矣！」會記得船對我坐的彼片(pîng)反過來，我輾過去對面的人身軀頂，然後倒頭栽跋入水底。等清醒過來以後，一陣烏天暗地，分袂清佻位是頂面佻位是下跤。人佇水內面拋輾斗，水底親像一台非常大的洗衫機，人是一領一領的衫咧紡(pháng)，目睷一陣看有一陣看無。全船的人感覺攞佇身軀邊，閣親像攞消失去，耳空邊的聲有一點仔像風聲，像一台飛往地球以外的雲霄飛車，共我孤單擘(phiann)佇宇宙之間飄流。

身軀頂唯一予我有安全感的物件，只有彼領救生衣。但是紡幾十秒，我嘛差不多欲無氣矣，為啥物我猶未浮起來？這時陣我才開始感覺驚惶(hiānn)，感覺真正是代誌大條矣。我的雙跤開始烏白踢、手烏白搯(sa)，毋過跤按怎踏嘛踏袂到水底，手按怎伸嘛伸未出水面。風颳過了後水變甲足濁，四界攞是烏烏一片閣加淡薄仔光線，也就是講水面的人就算欲救，也看無阮人佇佻位。雄雄一陣力量共我摔出來，我趴佇邊仔的一塊大石頭面頂，頂半身總算是會當喘氣矣。往水面看覓(māi)咧，果然佻我想的全款啥物攞看無，敢若(kán-nā)無發生過啥物代誌，只有阮的樹奶艇倒khap佇水面。當咧想講逐家這馬按怎的時陣，水裡的跤有一種予人掠著的感覺，人講水鬼掠交替毋知是毋是這種感覺，心內猶未赴驚，人閣予一陣強大的力量拖入去水內。

這擺等我冷靜落來，感覺頭殼頂有啥物物件砬(teh)咧，心內閃過一个恐怖的畫面，無毋著！我砬佇倒khap的船下跤。船內底的空間真細，一點仔空氣嘛無，佇這內面就算淹死嘛無人會知。我用我所有的力量共家己揀(sak)出去，一肢手摸(giú)船邊的索仔佻船門陣佇水內面轉，我嘛毋知換索仔有啥物路用，但是這是我這馬唯一會當做的。

到遮我的氣力用甲差不多矣，感覺肺部的空氣愈來愈少，我已經無任何求生的力量，大腦閃過真濟代誌。其實這逝(tsuā)來花蓮我並無共厝內的人講，毋知看著我的新聞會有啥物反應？標題應該會寫中部某大學學生泛舟淹死，然後畫面翕(hip)溪邊几个炭(khàm)白布的屍體。以前我攞想講有一工我會當佇社會上有一點仔作為，至少有一點仔名聲佻影響，死的時間也差不多是佇中年以後，但是今仔日死佇這新聞版面應該袂引起真大的注意，報紙嘛只有小小的一角niâ！以前浪費真濟補習讀書的日子，每日思考生活的意義佻一个看袂著的未來，這馬來看真正變甲攞無意義，只有過好當下的每一秒才是真的。既然心

內清楚家已無救矣，其實慢慢就袂感覺驚，人是佇羊水內面出世的，所以淹死應該會當算是一種回歸自然的方式。而且我運氣袂稔，人生最後一工是佇旅行中結束，至少最後的回憶是快樂的，應該嘛無啥物遺憾矣。身軀放輕鬆，慢慢共氣吐完，享受性命最後的幾秒鐘。

可能是上帝終其尾佇烏lu-lu的水中揣著我的影，我感覺有人摸(hiú)我的手，毋過這遍是真的，救生員駛有馬達的橡皮艇來救阮。個對(ui)水底共我救出來了後，共我送轉去原本的船頂。其他跋落水的人，嘛一个一個對無仝的所在送轉來。看逐家攏無代誌，心肝頭總算是會當鬆一口氣，但是無人有氣力繼續划船仔，船放予伊慢慢順溪水漂流落去。

這暗食飽飯，阮坐佇民宿頭前的海邊看天星開講，講逐家跋入水底時的代誌。一个朋友問我：「若是咱已經死去矣，這馬佇天堂咱欲要啥？」我想想咧共伊講：「咱先看一下遐的環境，才閣想看有啥物通要的啦！」四个人向(ng)大海輕鬆仔笑出來。

### 創作理念

原本歡歡喜喜到花蓮旅行，但是佇泛舟的過程發生了一點仔意外，予逐家留下了永遠袂當放袂記得回憶。這遍旅行當中看著花蓮原住民的文化，看著東部海岸美麗的風景，心內有濟多的感動恰想法。藉這次寫作的機會，恰過程中的感覺恰泛舟的經驗作一个分享，希望會有愈濟人會當欣賞咱的土地，關心咱的文化。

陳韋豪

中山醫學大學台灣語文學系

